四庫全書

子部

危林卷二

明 周嬰 撰

續顔

顔師古字籀雍州萬年人唐中書侍郎兼秘書監弘文館學士太子承乾命刋正漢書集解音義以為漢書注儒者服其精博

史儋

漢書郊祀志曰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周始與秦國

合而别别五百歲當復合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音義應劭曰始周孝王封非子為附庸邑諸秦平王遷洛襄公以兵衛之嘉其勲烈列為侯伯與周别五百載矣昭王時西周君自歸盡獻其邑三十六城此復合也孟康韋昭咸自立解顔師古以為諸家說皆非應氏言非子至周獻邑凡六百五十三歲韋氏說自秦仲至周顯王二十六年獻公稱伯止四百二十六歲皆不合五百之數也按史記秦本紀及年表並云

平王時襄公始立為諸侯于是始與諸侯通又周本紀及諸系家言幽王為犬戎所殺秦始列為諸侯與此志符會是乃為别至昭襄王五十二年西周獻邑凡五百一十六年是為合也五百者舉其成數耳七十年當為十七今史記皆作十七年伯王者指為始皇始皇初立政在太后嫪毐未得稱伯自昭王滅周後至始皇誅嫪毐正十七年也

續曰按史記司馬貞索隠亦用此說予讀而心疑之考

本志云七十年而伯王出出者非其初生則其即位也必誅嫪毐始可稱伯則前此者始皇為未出乎且五百一十六年僅言五百于歲太差而十七年之數獨得不爽豈繁者可蹟而簡者當密耶六國表昭王取西州歲在丙午至嫪毐為亂其歲癸亥則計十八年若以昭襄五十一年西周君獻邑為合至始皇九年又計十九年俱不得言十七也又周紀及封禪書雖稱合十七年而秦本紀則作合七十七歲年代既遠編簡易訛必欲强

同失之愈甚也顏傳會求勝未必此是勝場嬰以為秦
本紀孟增得幸於周成王造父又幸於周繆王而非子
亦幸于周孝王此所謂始與周合也周宣王即位乃以
秦仲為大夫裴駰案毛詩序秦仲始大 有車馬禮樂侍
從之好則此為與周別之日也當宣王元年為秦仲之
十八年自此至秦惠文君十四年據本紀為五百七歲
而依年表凡五百二年于時秦始稱王更為惠文王元
年是別五百歲復合之時也自惠文王元年至始皇立

之載復得七十七年又秦紀所云合七十七年而伯王出之謂也以此證數稍無差池史僖之言于是乎可深信矣

更造

卜式傳詔曰齊相隨牧畜蕃輒分昆弟更造不為利惑師古曰言畜牧滋多則與昆弟而更自營為也

續之曰按傳卜式有少弟弟壯式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羊至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

其産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顏云更自營為亦稍近之然百官表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九五大夫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八大庶長二十徹侯而食貨志自文帝從鼂錯言已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五千石為大庶長元朔五年令民得買爵置武功爵級十七萬式蓋以畜牧所贏為昆弟輸財于邊贍國家經費以得更造之爵故天子顯之若自更營為

何益于縣官而武帝亟稱之乎且牛羊蕃息何得以造言之又武功爵即大庶長徹侯之爵臣瓚不引百官表而引茂陵書顔氏誤信其語遂至誤解吏造耳

施屠渾都

周勃傳盧綰反勃以相國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擊綰軍沮陽師古曰姓施屠名渾都沮陽縣名屬上谷

續之曰按抵偃陘弱皆不著姓而此獨書其施屠之氏

渾都之名繁簡不倫豈史體乎使腐儒以春秋書法繩之彼去氏者罪浮于御史大夫耶予以為御史大夫名施耳屠者屠其城也渾都地理志作軍都亦上谷縣軍都之為渾都猶本傳脩侯之為條侯也

天漢

武帝紀天漢元年注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元天漢以祈甘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周大夫仍叔所作也以美宣王遇旱災脩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

以為年號也

續之曰五行志武帝元光六年夏大旱四將軍征匈奴元朔五年春大旱六將軍征匈奴元狩三年夏大旱穿昆明池自此至太初四年二十年不聞恒暘至天漢元年夏又大旱則在改年之後而以為頻年苦旱思欲勤政致雨亦不考其時事矣按本紀太初元年築受降城貳師將軍李廣利征大宛二年將軍趙破奴擊匈奴不還三年築五原塞外列城路博德築居延匈奴入定襄

雲中四年李廣利斬大宛王首天漢元年三月匈奴歸漢使者使使來獻時戎軒屢駕醜虜納降改元之意直為漢誅夷狄非復人力威靈赫濯如雷如霆故稱天以屈之尊大漢也

姓名

漢書高祖紀師古注曰媪女老稱也史家不詳著高祖母之姓氏無得記之故取當時相呼稱號而言也

皇甫謐等妄引讖記好奇騁博強為高祖父母名字

皆非正史所説盖無取焉漢書又曰漢興有東園公綺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師古曰四皓稱號本起于此更無姓名可稱盖隠居之人匿跡遠害不自標顯秘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詳後代皇甫謐圏稱之徒及諸地理書競爲四人施安姓名自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于書諸家皆臆説今並棄畧之盖一無取焉

續之曰覽一家者必博徴扵文獻注一藝者必旁采乎

闕遺故王貢龔鮑傳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為嚴遵三輔決録云子真名樸君平名遵則君平子真皆其字也此亦廣引博證之效不然嚴鄭之傳僅得其半矣班氏高祖贊曰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盖太上皇父亦不著其名寧有當高祖世而所生姓名曾不敘述乃令史臣無得而稱乎予以為漢史尚質著作時只列母媼夢與神交太公往視以奇其事耳若謂湮沒無存則陸賈叔孫通輩珥筆赤墀豈

世系便從闕文也又四皓雖自晦氏族然侍太子宴時前各對言其姓名必有真數奏若如史記言自稱東園公綺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不但非名非姓且草野而倨侮甚矣著書者不能拾遺補闕成一代之典而顧謂旁通者為不知而作異哉且非遷固所書即為異說便在刊除似矣高后紀亦只稱高皇后吕氏而注曰荀悦曰諱雉之字曰野雞師古曰吕后名雉字娥姁故臣下諱雉也郊祀志野雞鳴師古曰野雞亦雉也避吕后諱

故曰野雞子覲本志言神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来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又五行志言殷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雊劉向以為雉雊鳴者雄也以赤色為主于易離為雉雉南方鳥近赤祥也則屢斥雉字矣倘果為呂氏名者孟堅何諱之于郊祀而不諱之于五行且郊祀志中下從諱而上從名何與至娥姁為字尤詭誕不經不知顏氏何家之依而快傳之以忘其矛盾也且荀悅趙岐與皇甫謐相去不二三十年安

在荀趙為惇史而皇甫必奇安乎

非馬

惠后

史記趙世家武靈王十六年吳廣内其女娃嬴有寵于王是為惠后二十五年惠后卒司馬貞以為惠后乃太子章之母惠文王之嫡母也惠后卒後吳娃始當正室至孝成二年稱惠文后卒是也而下文云吳娃死後娃子何寵衰太史公誤也貞又以下對左師

自稱老婦之惠文后即吴娃年六十左側故稱老婦

而柬廣微言太后纔三十有竒者亦失

非之曰按子長既云是為惠后又云二十七年立王子何為王是為惠文王惠后吴娃子也又云吴娃死後子何寵衰反覆著明則此二十五年卒者其為孟姚無疑不得以為子章母也若惠文后卒者是惠文之后故稱惠文后耳自春秋夫人及歴代帝王妃后謚皆從夫或别自易諱未有從其子謚者而獨子何之母仍子嶶稱

歷撰古今未聞斯典且以惠文后為吴娃則長安君主父之子也至是時已三四十歲矣尚需其母愛憐之乎吴娃以主父十六年入宫乎何之生應在十七年則二十七年惠文為王已得齡十一二矣惠文王三十三年上去東宫時十二年下至孝成元年合得四十六年使王后長于惠文理亦有之即與惠文並歲亦已望五十矣素問女子六七面皆焦髪始白七七形壞無子何得不稱老婦以此而觀廣徵謂三十有竒果未為得也

五牛

索隱田單傳述贊曰羣鳥惑衆五牛揚旌

非之曰宋書臧質傳柳元景檄書八鑾搖響五牛舒旆又謝晦傳尚書符荆州曰警蹕前驅五牛整旆梁書王僧辯表云解五牛於冀州秣六馬於譙郡魏收魏書外國序云五牛一指六師騁路又太昌三年詔曰五牛警旆七萃按部皆六朝麗語司馬效之也考晉輿服志五牛旗平吴後所造以五牛建旗車設五牛青赤在左黄

在中白黑在右元帝後但以五色木牛象五時車竪旗于牛背使人輿之旗常纒而不舒旆所謂德車結旌者也惟天子親戎五旗舒旆所謂武車綏旌者也故十六國春秋劉曜攻陳倉南陽王保將楊曼王連謀曰諜云有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來遂盡衆背城而陣為曜所敗令按田單傳單守即墨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刄于其角而灌脂束葦其尾燒其端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

軍大駭敗走賛乃云五斗何也且單出詭襲之計未嘗建旗鼓接兵刃也而賛云揚旌不亦誣乎以後代之制侈安平之功不惟虛美使事殊謬

季歷

史記龜筴傳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索隱曰案殺周太子歷在囚文王昌之上則近是季歷不被紂誅其言則近妄無容周更有太子名歷也

非之曰呂氏春秋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醜時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玉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竹書紀年文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王殺季歷沈約注曰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為伯既而執諸塞庫羈文王于玉門鬱尼之情辭以作歌其傳久矣晉書束晳傳曰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據諸書言則季歷在商蓋不得正其終矣但文丁紂之祖父而以

為紂殺之者豈所謂天下之惡皆歸乎

望諸澤天柱山

史記趙封樂毅于觀津號曰望諸君索隱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戰國策望作藍也又平陽侯世家柱天侯反于衍氏索隱曰柱天侯不知其誰封衍氏魏邑地理志柱天在廬江灊縣

非之曰周禮青州其藪澤曰望諸鄭玄曰望諸明都也在睢陽則是時應屬魏氏非趙有也且望諸美號耳既

食觀津何必更以齊數為名乎又燕策亦言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不云藍諸藍諸者中山策有之乃中山之相非樂毅也柱天侯亦猶建成侯奉春君之類假以㣲稱不必指其食邑且漢書地理志廬江灊縣天柱山在南復非柱天也是時王武反外黄程處反燕柱天侯反衍氏服虔云皆漢將則漢王所封也漢元年廬江屬楚又安得以楚地封其將軍哉

說孔

人十月生

毛詩誕彌厥月傳曰誕大彌終也孔頴達正義曰大戴禮及春秋元命包皆云人十月而生周本紀云姜嫄踐巨人迹身動如孕及期而生子則終一年矣此言終月必終人之常月焉遷之言未可信也

說曰淮南子云麋鹿六月而生虎七月而生魏畧曰黄牛羌種孕身六月生廣志曰獠民皆七月生蜀郡記曰諸山夷獠娠七月生生時必臨水兒生便投水中浮則

取養沉則棄之豈羕獠之性走獸不殊故處腹中月惟六七乎淮南子大戴禮元命包並稱人十月生往往有不然者前趙録曰劉淵母呼延夢服日精十三月而生淵遁甲開山圖曰慶都觀于三河陰風四合赤龍感之十四月而生堯于丹陵又曰女狄汲石紐山下泉得月精吞之十四月生禹拾遺記曰簡狄懷卵一年而有孕十四月生契漢武内傳王夫人夢吞日十四月而生武帝漢書鉤弋夫人十四月而生昭帝蜀録李雄母羅氏

夢大虵繞身有孕十四月生雄太平廣記女仙崔少玄十四月生前趙録又曰劉聰母張夫人十五月生聰又曰范隆字玄嵩孕十五月而生太平廣記葉法善母劉孕十五月而生法善又有異者論衡曰傳言黄帝妊二十月而生生而神靈帝王世紀曰電光繞北斗樞星光照郊野感附寶而孕二十五月生黄帝于壽丘一曰二十四月生䏚說曰供奉官郭坦二十二月生初以為妖百計鍼藥不動生亦無他數自有久近耳嵩高山記曰

昔陽翟有婦人姙身三十月乃生子從母脅上出五歲使入山學道神明為母立祠因號曰開母祠世本及大戴禮曰陸終娶鬼方國君之女曰女嬇孕而不育三年啟其左脅三人出右脅三人出山海經炎帝孫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緣婦孕三年是生鼓延殳注曰三子名也異苑曰太原溫盤石母懷身三年然後生墮地便坐而笑髮覆面牙齒皆具復有異者寶櫝記曰帝女遊華胥之洲感蛇而孕十二年生庖羲拾遺記亦曰華胥

之洲神母遊其上青蛇繞之有娠歴十二年生庖羲緯書則曰華胥履雷澤之跡孕十有二載生伏羲括地記曰大人國其民孕三十六年而生兒兒生長大能乘雲盖龍類凡若此者不為神聖則為妖孽生之靡定固其宜也其尤異者百縁經曰王舍城有長者婦欲産子然不肯出尋重有身滿十月生一子先懐妊者住在右脅如是次第滿妊九子各滿十月而産惟先一子故在胎中母湯藥自療病無降損母終眷屬請大醫著婆破腹

看之得一兒形狀故小頭鬢皓白四向顧視言由我先身惡口故處此生熱藏中經六十年受是苦惱時諸親屬將老兒養育長大放令出家又止觀輔行傳曰脇比丘在胎六十年生而髮白誓不尸卧名脇比丘乃至晴室中放光明神仙傳曰老子母懷之七十歲乃生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賴鄉記曰李母祠門左有碑文曰老子始起乘白鹿下托于李母胎中七十二年産于楚淮陽苦縣賴鄉曲仁里前涼録索綏曰老聃父乾字元杲

胎則無耳一目不明狐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隣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八十年乃生老子玄妙内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遥李樹下乃剖左腋而生此丈夫之最異者也鄭語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曰予褒之二君也夏后卜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化為元黿以入王府府童妾未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時生女不夫而育懼而棄之為弧服者哀其夜號取之

以逃于褒褒人褒姁有獄以入于王王嬖是女使至於為后孔頴達詩白華疏曰帝王世紀以為幽王三年嬖褒姒褒姒年十四若然則宣王立四十六年崩是先幽王之立十二年生其生在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流彘遂為共和十四年而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彘之歲為五十年流彘時童妾七歲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凡在母腹五十年其母共和九年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尚四十二年而生作為妖異故不與人道

同此則婦人之最異者然孔氏信五十年處胎之褒姒而不信期月離裏之聃公何與抑羅苹曰老聃以宣王四十二年乙卯二月十五日生宣王于周號稱賢主而今古人妖並生其世將天時為之乎

贊劉

宋孝王王劭

劉子玄史通言語篇曰王劭齊志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

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浮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官猶鑑者見嫫母多媸而歸罪于明鏡也直言篇曰王宋叙述當時務在審實于時河朔王公箕裘未隕鄴城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與補注篇曰志存該博而才闕倫叙除煩則意有所恡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為子注若宋王王劭是也

贊曰夫史以直書為正以詳贍為美如子玄則宋王盖

蕭之矣而李舍人北齊書云廣平宋孝王好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為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別錄二十卷會平齊改為關東風俗傳更廣見聞勒成三十卷言多謬妄篇第冗雜無著述體魏鄭公隋書曰王劭撰齊書為編年體二十卷復為齊書紀傳一百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觀聽大為有識所嗤鄙又曰王劭既撰齊書蕭脩隋典好詭怪之說尚委巷之談文辭鄙穢體統繁雜直媿南董才無遷固徒

煩翰墨不足觀光按魏李之評則宋王遺編直襪史耳劉之美言既綢繆史之貶詞復契闊惜二書已亡不得審其梗概也葢末世史臣諂媚者謂之隱惡依違者謂之微詞徒貴華文無關實録昔在尼父已致慨于勝質矣且五行掇拾細瑣皆委巷之談也禮志援引鬼神皆詭怪之説也見人之細故迷巳之大疵類如斯矣公羊語半青齊事多鄙累漢世尊為六經列學宫置博士若以魏李之旨推之公羊之可廢久矣夫蘭臺載筆之臣

未有不挎摭前史之謬者也班氏不滿于司馬蔚宗亦有憾于孟堅豈獨魏李之譏宋王哉史通之論曰李氏撰齊書廟號犯時諱者稱謚變世祖為文襄改世宗為武成或以武定佐命降在成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使讀者瞀亂而不測驚駭而多疑隋書王劭表充兩傳唯録其詭辭妄說遂盈一篇又申以詆訶尤其諂惑既以無益而書孰若遺而不載至譏王君懋齊隋二書叙録煩碎如劉臻還宅訪子方知王劭思書為奴所侮此

而畢載其失更多二公之見訾又如此可謂黄雀之利觜不知童子之挾彈也

司馬子長

史通論漢史曰司馬遷敘傳巨細備陳而不書其字豈墨生所謂大忘也乎如班固之為遷傳也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其序云云至于事終則言其自敘如此著述之體不當如是乎

贊曰今人相承以子長為司馬遷字諸史傳無之文選

報任少卿書作司馬子長李善注以爲史遷然未嘗明列出處呂向遂爲漢書云司馬遷字子長河内人可謂欺妄矣張衡應間有云子長諜之爛然有第章懷注司馬遷字子長作史記亦不言出何書按論衡曰范張究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雎儀之比也子長何諱不言又曰司馬子長紀黄帝以至孝武漢紀太史公司馬遷上言李陵功下腐刑下文云司馬子長既遭李陵之禍發憤著史記此二書稍覺有緒亦最先出然竟無

直書司馬遷字子長者終為不暢豈非孟堅作始之獘歟

録崔

犀角刀子

紀聞曰牛騰字思遠唐朝散大夫郏城令常慕五柳先生之號自稱布衣公子即中書令河東侯裴炎甥也少挺異操徳業過人王勃等四人皆出門下侯遇害公子謫牂牁建安丞時中丞崔察用事貶官皆亂行誅殛甚衆素與炎不協欲陷之公子將見察懼不知所為忽衢

中過一人形狀瓌偉問公欲過中丞得無懼死乎公子驚曰然異人曰公有犀角刀乎曰有異人曰甚善今授公神呪見中丞時但俯伏掐訣註曰言帶犀角刀子掐手訣乃可以誦呪其訣左手中指第三節橫文以大指爪掐之而密誦呪七遍當有所見可無患矣呪曰吉中吉迦戍律提中有律陁阿婆迦呵公子俯而誦之既得仰視異人不見大異之即詣察同過三十餘人公子名當二十前十九人呼名過絞斬且半次至公子如其教誦呪久不見察仰視之但見有一神人長

有丈餘自西階至察前右拉其肩左捩其首面正當背諸人但見察低頭手注定字而已公子遂得脫比至屏迴顧神人亡矣公子後宰數邑精内教

錄曰唐書及宋史藝文志紀聞十卷牛肅撰崔造注也此條太平廣記一百十二卷摭之守正者以為語怪謏聞者謂之欺誕未可一一為曲士言也崇禎癸酉公孫疆之國有来令吾邑者以箑札屬予往往墨而無禮予慨然曰昔人不能為王門伶人對使者打破琴予安能作公門胥史

哉亦對隷人擲筆謝之令震電憑怒仇家竊知因而搆予
與令謀所以陷予積歲矣乙亥六月學使者行部至令遂
與仇以他事羅織予十一日膚愬既行誣章遽上使者下
其事郡嚳移牒往来勢如霹靂所為罪狀予者蓋千古未
有之惡予方偃息荔林自謂無患既不與外事而忽得此
城中大小驚沸予未之知也十四日始詣趙學師自覺夷
然不屑師謂予溺人必笑怒予太癡十九日傳至臺憲對
簿使者頗悉予冤頻為昭雪復下邑令重讞令磨牙厲吻

欲嚼我而甘心見予則意如餓豺有為予請者則聲如吼虎予謂命乃在天耳不能屈下也上司催促案牘檄五六至令故為遷延留訟十一月二十七日始具兩造于庭予引友人方翊祚為證既上予憶郏令事偶有象牙刀子以代犀角者掐訣誦呪如畀人指是日雖無神人振首事然爭辦時予奴視仇家詬辱之復批其首令嘻笑而已初無所言觀者數百人皆疑其故訊罷明日爰書上事方得解不數月二憾俱斃三郡無不為予快者以為天道之昭昭

然此呪之力不可誣也故詳録之世之君子值无妄之禍者得斯説而存之以保其身庶乎

繹李

薫蕕

文選沈休文奏彈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云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蕕不雜聞之前典李善注引家語顔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藏

繹之曰世説新語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吳人請婚陸

太尉陸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吾雖不才義必不為亂倫之始休文所稱葢用此事耳

南浦

江文通別賦春草碧色春水緑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李善注引楚辭曰予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繹曰宋釋慧琳作竺道生誄云風肅流清雲髙林素送別南浦交手分路語出楚辭則琳公已先之矣今浦城有地名南浦傳謂文通作吳興令送客處此甚可笑三

閭之別美人慧琳之送高僧亦何所措手

于嚴

劉孝標辨命論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地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李善注引漢書嚴延年傳繹曰荀悅漢紀丞相于定國父于公為東海決曹掾決獄甚明凡罹于法者皆無恨于公里門閭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蓋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興嚴延年為河南太守為治嚴酷母從東海來適

見報因怒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行矣去汝東歸除掃墓地待汝後歲餘而誅故人為之語曰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地以望喪此東海人風謡漢書不載孝標蓋全用之

泥首

陸倕石闕銘曰嚴鼓未通凶渠泥首李注引張温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

繹曰李善不釋泥首之義不若劉良注云泥其頭面以

降差為明暢予友詹修之謂其非是泥者叩頭蟲也泥首即叩首耳予謂范滕公孫述論曰述謝臣屬審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日談也注引干寶晉紀吳王孫皓將其子瑾等泥首面縛泥首不當言泥首面縛泥首銜玉也又任彦昇讓表泥首在顏輿棺未毀如曰叩首不得復言在顏矣按甄鸞笑道論曰塗炭齋者黄土泥面驢輾泥中晉陸脩静猶以黄土泥額欲反縛懸頭衆望同笑然則泥首是以泥塗首自示污辱耳比于謝

豹豈求新而反失之乎予復憶五六歲先大父抱著膝上坐客有酩酊者先大父問予曰俗説醉如泥何義也予妄對曰泥者淖塗之物如泥蓋爛醉之云耳客皆謂予夙慧先大父曰不然泥者蚑行蟲名脹之則卷縮顛仆一日不齋醉如泥以為如此蟲也予後閲蔡夢弼杜詩注曰稗官小説南海有蟲無骨名泥在水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説與張邦基墨莊漫録同漫録又云偽閩王延慶為長夜之飲以銀葉作杯柔弱為冬瓜片

酒既盈不可置杯惟盡乃已名曰醉如泥若修之所示則泥之為蟲又有兩矣然吳道元與天公牋曰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復被狗咋困熟如泥斯又不知何所指也

佛生

王巾頭陀寺碑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李善注引顧微吳地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焉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

繹曰如來出世之辰經記參差然以恒星不見時生其

說殊誕按因果經摩耶夫子往藍毗尼園于四月八日日初出時園中有樹名無憂葉即舉左手牽摘之菩薩漸漸從右脅而出瑞應經太子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生長阿含經香姓婆羅門問阿闍世王曰何等時佛生何等時道成何等時滅度荅曰沸星出時生沸星出時出家沸星出時成道沸星出時滅度薩婆多論曰佛以二月八日沸星出時生又佛所行讚曰三月八日菩薩從右脇出凡茲經論皆出秋方仲春孟夏月令既乖瞰

出星睥昏昕又異矣至釋玄惲云世代既遥難可論辨考求外典如似可知春秋魯莊公七年即莊王十年四月辛亥恒星不見星隕如雨釋内外典以四月為正也又泥洹經云佛初出得道並四月八日今以為正予案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左氏曰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何休公羊學曰列星者天之常宿周四月夏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主斬艾立義狼注主持衡平也皆滅者天子微弱諸侯背叛也

范甯穀梁集解曰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葢皆以夜明隕星爲王室陵夷諸侯逆命故耳予謂五石之霣六鷁之飛咸在宋都則恒星不見魯不見也星隕如雨隕於魯也齊衛晉楚不必盡然而穀梁䟽引感精符曰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而王不懼使榮叔改葬桓王冢奢麗太甚也公羊䟽亦引春秋緯云恒星不見夜明周人榮奢改葬桓王冢死尸復擾終不覺宋氏注曰七年恒星不見夜明者正由三

年榮奢改葬桓王也此皆鑿空傅會之説矣若必援為
悉達篤生之繇則迦維羅越亦夜光乎亦星隕乎自非
然者果天竺聖人知中國是夕之夜明乎抑中國聖人
知天竺是夕之誕佛乎為三傳者皆謂周之四月夏之
二月西方之書以為二月八日者以夏正定之邪以為
四月八日者以周歷審之邪淨飯之宫兼用夏周二歷
其時已奉正朔邪杜預左傳注曰恒常也謂常見之星
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正

義曰夏之仲春是月昏弧中弧在輿鬼南則于時南方之星盡當列見常見之星者謂南方星也杜以長歴校之知辛卯是四月五日也辛卯為五日則辛亥在二十五日悍又安得以八日為正乎夫沸星為弗沙即鬼宿也鬼在南宫南方七星既皆隱没沸星何以獨見春秋星變比于日食河濟之間時有落石如雨何謂休徵耀靈隆照宵出莱夷東𨻶之城至今垂號夜明何謂瑞應昭公二十五年有鸜鵒来巢公穀咸曰夷狄之鳥不當

來入中國如隕星夜光為娑伽之生所致其為異也奚啻鸜鵒矣彼宋均何休服虔鄭玄杜預之流生其後者宜有所聞苟謂星之宵墜同于鬼之夜哭則當推其異以明佛教通中國之始若謂天之不夜均于日之再中則當列其禎以著法王肇象教之初而都不一及劉歆則僅謂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象中國微耳路史曰川地震動天夜有光而恒星不見星隕如雨變有大于斯者乎歴考

前代天夜有光者四恒星不見者三星隕如雨者十
四皆非佳事況諸妖叢夜今古獨此使佛果因此變
而生固非家庭之令器矧年庚日甲無一之可合耶
予因廣尋諸家之說大有刺謬者南齊書袁粲駁夷
夏論曰白日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沈
約答陶隱居難均聖論曰釋迦初誕惟空中自明不
云星辰不見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又云明
星出時墜地與春秋恒星不見意趣永乖釋道安二

教論曰慧光遐照莊王因覩夜明注引左傳魯莊公七年甲午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星隕如雨即周莊王之十年也莊王别傳曰遂即易筮之云西域銅邑人出所以夜明非中國之災祟佛經如來四月八日入胎二月八日生亦二月八日成道生及成道皆放光明周以十一月為正春秋四月即夏之二月也依天竺周正與夏同杜預用晉歷筭辛卯二月五日也安共董用忠用魯歷筭即二月七日用前周歷筭即

二月八日也又依什法師年紀及石柱銘如來周桓王五年歲次乙丑生桓王二十二年歲次癸未出家莊王十年歲在甲午成佛襄王十五年歲在甲申滅度也後魏書僧曇謨最與道士姜斌對論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滅度隋書曰釋迦當周莊王之九年四月八日自母右脇而生釋法琳辯正論曰調御誕昭王甲寅之年終穆王壬申之歲法琳又對傅奕廢佛僧事

引周書異記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泛漲井泉溢出大地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于西方王問太史蘇由曰是何祥也對曰有大聖人生于西方故現此瑞一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昭王即遣鐫石記之埋南郊天祠前當此之時佛初生王宮也穆王即位三十二年見西方數有光氣先聞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世恐非周道所宜即與相國呂侯西入會諸侯于塗山以禳光變至五十

三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暴風折樹大地震動西方有白虹十二道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對曰西方大聖人滅度衰相見耳穆王大悅當此之時佛入涅槃也又云考校普曜本行等經並云佛是周時第十五主莊王九年癸巳之歲四月八日乘檀樓閣現白象形從兜率降中天竺淨飯王夫人摩耶之胎至十年甲午二月八日夜鬼宿合時從摩耶右脇而生放大光明照三千世界本行虛空無雲自然而雨左傳

云星隕如雨信知佛生時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四十九年處世説法至周匡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後夜于拘尸城入般涅槃又云齊時統上法師答高麗使云佛是西周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又貞觀十三年勅尚書劉德威侍郎令狐德棻問法琳法師曰依辨正論云姚長謙歴言佛是昭王甲寅歲生穆王壬申之歲滅度因何法顯傳云聖殷王時生推像正之記言佛周平王時出依道安作論確執桓王豊長房為録固

言莊王何故傳述乖桒無的可依對曰依魏國曇謨最法師及博士姚長謙等據周穆天子三傳衆書准阿含經等細推依實佛是周第五主昭王瑕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剖右脇而誕即周書異記之云也法顯雖外遊諸國傳未可依又像正之記罕見依憑安之為論據羅什記羅什記者承安世高又循翻經學士費長房言佛莊王時生但據恒星為驗未悟恒星別由他事長房又以佛四月八日下托胎者亦非也凡人正月胎即十

月生四月胎即正月生佛俯同世七月胎故乃四月生
長房之録定可不依也又裝法師西域行傳曰臘伐尼
林有無意華樹佛本誕處云當此土二月八日上座部
云當此土三月十五日路史曰謝承漢書以佛為周莊
王癸丑歲七月十五日託于摩耶之腹十年甲寅四月
八日始生然莊王十年乃甲午非甲寅也腐儒習於妄
說屬意牽合而不知考耳元金履祥通鑑前編昭王元
年己丑二十二年庚戌釋氏生引周書記異詞也然則

高僧衆論既聚訟之莫憑即一人紀載亦齟齬而自貳

昭平桓莊未定何主仲春孟夏未審其時而中華儒生

乃欲多方牽綴以求其合不亦迂哉按竹書紀年昭王

元年庚子十四年四月夜恒星不見是年則為癸丑謂

佛生昭王甲寅者葢亦竊恒星不見之事不能深核而

誤以癸丑為甲寅又誤以十四年為二十四年也帝王

世紀謂昭王在位五十一年而竹書昭王十九年南征

不復故沈約于穆王即位注云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

年益武為西伯者十一年為天子者六年成三十七年康二十六年昭十九年合計百年若昭王五十一年在位則百三十餘矣休文何以稱焉又穆王之元年歲次已未若壬申則在十四年僅十九載耳法琳所爭可謂不知而作矣羅泌曰恒星不見雖非必佛之生然稽其變亦為後來之有佛謂孔子有為書之庸有之矣此又以二莊之語為確自陷于牽合而不知也孔子逆知秦之繼周者為秦誓存于尚書末簡耳今據恒星之書而

揣釋氏必以是夕生是道安法琳繁詞都贅而孔子一言足以定之矣多見羅氏之謬悠也

復杜

杜鵑

杜甫杜鵑行曰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為杜鵑似老烏寄巢生子不自啄羣烏至今為哺雛又杜鵑詩曰我昔遊錦城結茅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

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
仍為餧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雁及羔羊有禮太
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又知恩聖賢吾法則付
與後世傳

復之曰蜀有王曰杜宇者出于天隨山盖天精也朱提
有梁氏女利出自江源宇納為妃遂王于蜀號曰望帝
荆有人曰鼈靈出自井中身死泝流而上至汶山復生宇
用為相靈有開巫峽之功刺史西州望帝淫于其妻慙

而讓國焉去隱西山後以失勢悔恨而死魂化為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此揚雄應劭許慎說也它書或言氷泮嘷而百草奮興亦說春分鳴而衆英摧落倒懸以寄其苦北向以喻其思巢鳥為之飼雛田家候以舉趾周公謂之巂師曠謂之鸐屈平謂之鵜鴂宋玉謂之鶙歸呂不韋謂之巂燕戴德謂之瑞雉馬遷謂之秭鳺揚雄謂之子巂王逸謂之買鵤張揖謂之鷶鵤沈瑩謂之鷤鴂張華謂之怨鳥許慎郭璞謂之子巂常璩謂之子鵑

徐廣謂之子鳺李士謙謂之鶗鴂韓愈謂之催歸顧況陸龜蒙謂之謝豹大抵因其自呼之聲以為斯禽之目字雖異義語諒同音矣惟杜宇自帝已在周餘爾雅既周公所作時無杜主安得啼鵑常璩亦曰子鵑之鳥今云是巂四海有之何必在蜀且刺史秦宓蜀世未具以此反訊揚許之說蹖矣按爾雅巂周燕燕鳦舍人注曰巂周名燕燕又名鳦孫炎曰别三名也謂巂周是燕其說又異自禽經華陽志以巂周為鵑著書者遂爾相仍

而羅願讀爲雋又爲周燕蓋本說文矣意者杜鵑爲帝當如蜀王本紀之言望帝亡去時適二月子規方鳴故蜀人悲子規而思望帝也文士好奇往往證成其說如劉淵林稱蜀記曰王姓杜名宇死化子規左思云鳥生杜宇之魄鮑昭云鵑是蜀帝之魂溫庭筠陸龜蒙羅隱胡曾諸人咸見賦詠不獨少陵因以變化非常神怪罔測杜宇既化而生何必不化而死然則一生摧悴難忘黄屋之尊四海翶飛竟思玉壘之樂啼夜之悲未歇亡

國之主非誣馬耳但寄巢餔𣪘說出拾遺密樹深篁事當親見而旋作後杜鵑行又云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跳葉竄枝樹木中搶佯瞥捩雌隨雄毛衣慘黑而憔悴衆鳥安肯相尊崇隳形不敢栖華屋短翮惟願巢深叢穿皮啄朽嘴欲禿苦饑始得食一蟲誰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為愚蒙則棲無幕燕之安啄有飛鷙之困與向所稱仍為餧子若奉至尊者貴賤忽殊矛盾太甚按鮑昭行路難云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柏園荆棘

鬱蹲蹲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髠飛走樹間逐蟲蟻豈意往日天子尊然則博物所稱生子寄他巢百鳥為飼之蓋虛說也子美西川之作詩史謂何下筆有神言不可逝也

疑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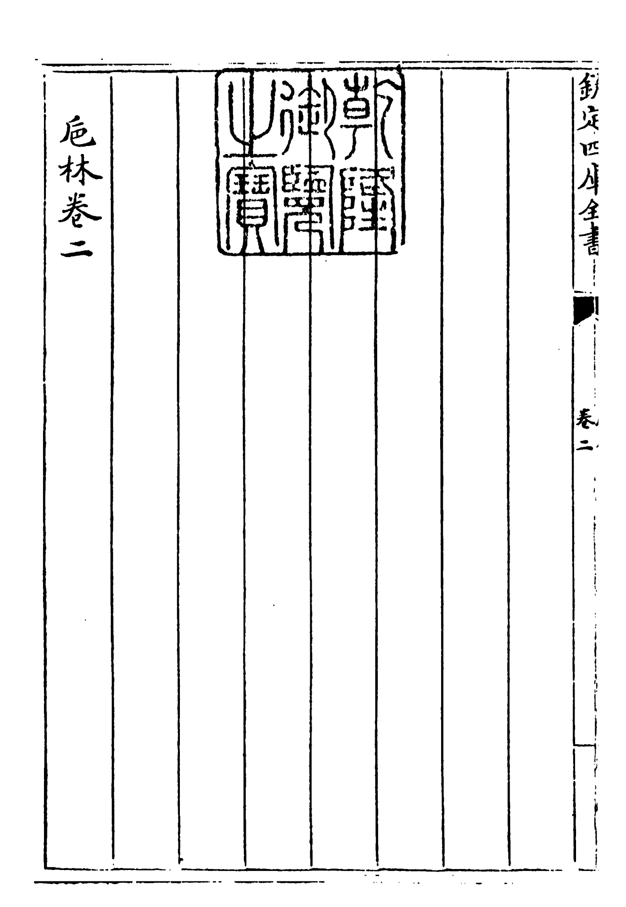
蘇小

芥隱筆記引白樂天詩揚州蘇小小人道是天斜音伊邪切

疑之曰余在晉安遇陳士傳將為西湖之隱作詩送之中云醲酒頻遊蘇小墓載書時泛議曹湖既去偶見白公此語深悵使事之誤更憶樂府錢塘蘇小小歌妾乘油壁車郎騎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解題曰小小南齊時錢塘名娼也才調集溫飛卿蘇小小歌云家在錢塘小江曲香奩豔語蘇小小墓或云湖曲或云江干今西陵在錢塘江之西云江干近是沈原理蘇小小歌西陵墓下錢塘潮潮來潮去夕復朝則予非誤矣

又緒春渚紀聞司馬才仲㮣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不管流年度云云且曰後日相見錢塘江上及才仲中第為錢塘幕官廨舍後唐蘇小墓在馬頃之才仲復夢美姝迎笑謂曰夙願諧矣遂同寢自是每夕必來同寢咸曰蘇小小墓妖也不踰年才仲疾卒按此則蘇小寔錢塘人白樂天楊柳詞蘇州楊柳任君誇更有錢塘蘇小娃若解多情尋小小綠楊深處是蘇家則亦以為武林人知揚州

為杭字之誤也宋陳子兼牕間紀聞嘉興縣西南六十步地記云晉歌妓蘇小小墓今有片石在通判廳曰蘇小小墓徐凝寒食詩嘉興郭裏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掃歸只有縣前蘇小小無人送與紙錢灰則小小墓又在嘉禾豈覊㛑妖姬兩地爭以為重乎劉禹錫送裴處士詩云憶得當年識君處嘉禾驛後聯墻住垂鉤釣得王餘魚踏芳共登蘇小墓夢得詠已及此紀聞又非誣耳



巵林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巵林卷三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范墉

巵林卷三　　　　明　周嬰　撰

問歐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新唐書宗室宰相世系表皆歐陽作

崔表

唐書崔氏表曰崔意如為秦大夫封東萊侯二子業仲年業字伯基漢東萊侯居清河東武城生太常信

侯昱昱生襄國太守穆侯紹云云仲牟生融融生石石生廓字少通生寂云云

問曰嬰向作崔氏緜史小序曰崔氏於戰國時文獻中湮風緻云邈迨乎秦漢之際爰有系表可尋系表記崔意如始著承嗣爵列今故以意如為崔氏始祖雖表所詮次不無踳錯而學乎舊史敢附傳疑按唐書宰相表云云竊謂秦去公侯之爵無尺寸之封意如乃不如例致邑獨得分壤稱孤此所未觧一也漢氏芟除秦舊論

次軍功業又得保東萊居然南面此所未解二也馬班兩表記載無遺功臣恩澤中無封東萊亦無侯崔業而唐表有之漢郡名無襄國而云紹為太守此所未鮮三也陳留志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故號夏黃公今世表所次少通者非即四皓之夏黃乎夫意如青土錫采既在嬴氏之年少通皓首茹芝亦當祖龍之運而表云意如生仲年仲年生融融生石石生廓豈有相承五葉並萃一時又豈有高祖方立本朝而元

孫翻避其世者乎若謂意如在莊襄之前則子業不得在絳灌之列且始皇二十六年乃滅齊東萊果封當在過黄腄登之罘以後此所未解者四也凡兹蓋與雲笈七籖所稱崔仲牟秦時封汶陽侯者皆屬茫昧耳但歐陽遠擅文宗唐史髙視金匱難以蠡管測其玄深穀梁子不云乎聽遠聲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人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允矣輙承歐公之表以紀崔氏之先偶料撥麗得緜史簡端數紙蠹籍尚存郢質已逝執書

反復不勝悵然有今曩之懐敝帚未忘聊識於此

魏論

歐陽永叔明正統論曰魏與吴蜀為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為三志今黜二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魏論曰新與魏皆取漢者新輒敗亡魏遂傳數世而為晉不幸東漢無賢子孫而魏為不討之仇今黜新而進魏疑者謂與姦而進惡此不可以不論也昔三代之興皆以功徳積數世而後王其亡也衰亂之

迹亦積數世而大壊然後有起而代之者自秦以来興者以力故直較其迹之逆順功之成敗而已彼漢之德自安和而始衰至桓靈而大壊衰亂之迹積之數世故豪傑並起而爭而强者得之故魏之取漢無異漢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夫得秦正統者漢也得漢者魏也得魏者晉也晉當統天下矣故推其本末而言之則魏進而正之可不疑

問曰三代積功德而王秦人積勇力而帝漢之先功德

無聞力亦何有而謂之得正統者非以其混一宇内乎至曹氏又不然宦騰𧉅賊宫禁嗣嵩乞丐攜養孟德窮兵不已豈有德澤及人之恩子桓小道可觀安有累葉相承之績徒以權奸世濟昂祚坐移曹叡凶虐過其祖父然忍死之際國命已歸之司馬氏矣昔秦之承運也二周既爐六國俱移始建皇帝之號漢高崛起所取者獨有一秦軹道繫組版圖皆入劉氏故漢稱正統而不愧也當丕叡時語地則祇半於吴蜀語力則僅守其中

原二三十年間師幽齊芳昭戕高髦其幺麿曽不及靈獻而云强盛可勝乎安和便足上接高光之統功乎徳乎力乎未之或知也且魏若欲統二方者二方奉筦鑰稟正朔可也今蜀遇曹以賊吴玩弄之如小兒魏得而統之乎若謂漢無良苗魏仇不討不得不以正統歸之則漢中即祚白帝崩殂諸葛乃心吞魏伯約志決滅曹義士何嘗無匪風之哀怯夫何嘗無小戎之思迨劉禪出降而曹奐已蹙蜀之為漢真與仇相為終始魏何得

覡然而竊統之正也故以為功之成則其虧已多以為迹之順則其逆實甚推尋本末當與新俱黜耳若夫安樂歸命作賓王家晉統天下始無可疑者善乎習彦威之言曰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靖亂之功則孫劉㫫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則曹未始為一日之王故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為虚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由斯以談

陳壽之不敢進魏而並志為三其見猶未為陋也

奭孫

合璧事類孫奭宗名奭博平人舉九經及第為侍講太宗幸國子監奭講尚書說命真宗除奭龍圖待制卒謚宣

隰朋顏淵

孫奭作孟子正義於不恥章疏曰凡趙注有所要者雖文段不録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今有以隰

朋不及黄帝佐齊桓公以有勳顔淵慕虞仲尼歎庶幾也案春秋傳隰朋齊大夫也史記注徐廣曰朋或作崩常愧恥不若黄帝之為人後齊桓得之輔佐桓公四十一年經云顔淵曰舜何人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孔子曰回也其庶乎是其歎也趙注所以引之為解文焉釐曰疏義之學尋聲附和不啻猥庸隨事發明誰稱淵碩孔穎達賈公彥所以千載不作也孫奭腐儒也謬任窮經稽古之事間引往籍無舛已多及出胸臆鄙倍尤

甚比篇隰朋數語趙注乃無之爽自云文叚不録則爽翦截之矣而疏猶存之何與隰朋醜不若黄帝而哀莫己若者語出列子高誘曰醜恥也嵇叔夜與阮德如詩顔氏希有虞隰子慕黄軒盖采邠卿語雖然趙氏佳言為爽所變亂多矣爽豈趙氏功臣乎使後人不見古書之全又後世之罪人也

旺相孤虚

趙氏孟子注曰天時為時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虚之

屬也孫奭正義曰支干所以配時日而用之也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金旺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夘水旺在申酉戌亥子火旺在寅夘辰巳午土旺在申酉戌亥孤虚之法以一畫為孤無畫為虚二畫為實以六十甲子日定南北東西四方然後占其孤虚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又如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破慕容凢用師之道有太史以抱天時太師執同律之類是也

蠭曰天生五行氣流萬古旺氣有代得者有年居者有時繫者有日加者旺相所值不可以勝故兵家候之白虎通曰五行言行者為天行氣之義土尊配天木為少陽見寅壯於卯衰于辰火太陽見于巳壯盛于午衰于未金者少陰見于申壯于酉衰于戌水太陰見于亥壯于子衰于丑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旺火相土死金囚水休所勝者死囚故王者休木旺七十二日土旺四季各十八日也太玄曰木為東方

為春金為西方為秋火南方為夏水北方為冬土為中央為四維五行用事王王所生相故王廢勝王囚王所勝死范望注曰謂春則木王木王而火相木王水則廢盖水冬已王至木用事則水廢為江河也金勝于木木王故囚金木勝土木王故土死也他皆倣此白虎通盖采子雲之論也又淮南子木生于亥壯于卯死于未三辰皆木也火生于寅壯于午死于戌三辰皆火也土生于午壯于戌死于寅三辰皆土也金生于巳壯于酉死

于丑三辰皆金也水生于申壯于子死于辰三辰皆水也然則五行雖各王于一季要其壯時乃可為王耳若夫節淪衰殺候始萌芽亦不得為王矣如孫氏說五旺各有五辰則十二辰中咸得半也且午未為金廢之鄉子丑為木囚之日酉戌則水休之位寅卯乃火謝之方指休廢為盛旺豈不謬哉又金水土同旺于申酉戌亥木火均旺於寅卯金火並旺于巳午水木偕旺於子亥親仇可以同居輔相又寄何所乎龜筴傳日辰不全故

有孤虛裴駰集觧曰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為孤辰巳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為孤寅卯即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子丑即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即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為孤申酉即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午未即為虛劉歆七畧有風后孤虛二十卷此觧已明不知爽所云一畫二畫者求之何處也淮南子武王伐紂東面而迎嵗然其年嵗在鶉火

鶉火為周分野武王乘以勝殷何謂犯歲星乎周禮鄭司農曰大出師則太史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按史記索隠式即栻也栻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式若天時安得而抱之又鄭玄周禮引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将弓矢士卒振旅将張弓大呼太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宫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将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此乃聽聲候氣之術非以求天

時也

郃公

趙氏盡心章注曰殀若顔淵壽若郃公孫奭不疏

釐曰鄭玄詩譜曰文王受命作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郃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案竹書紀年西伯遷豐在紂三十五年自此至五十二年商亡為十八年而武王在天子位又六年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至康王二十四年而召公薨計分陝至此合八十五年分陝

之時召公年未二十何者說苑謂召公年十九見王而冠冠則可以為方伯諸侯矣周南召南之稱召伯即方伯也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然則召公壽一百四歲也路史云郘康公封燕康王時復為太保年百有八十盖別有案據

三命

趙氏曰命有三名行善得善則曰受命行善得惡則曰遭命行惡得惡則曰隨命正義曰行善得善則曰

受命者如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禦而終得
升于帝是也行善得惡則曰遭命如淮南子伯牛有
癩論語伯牛有疾包曰牛有惡疾是也行惡得惡
則曰隨命如舜之四凶之類是也
鼇曰三命之說肇自緯書而仲任郤公之徒遞相祖述
風流所扇趙氏是同按孝經援神契曰命有三科有受
命以保慶有遭命以摘暴有隨命以督行注曰受命謂
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

之何休左氏膏肓曰人生有三命有受命以保慶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論衡曰傳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不假操持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嗜慾而凶惡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兾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邠卿蓋與小異孫氏比類而疏之雖不詭於大道未知漢儒之同詞也然鄭康成祭法注曰司命

主督察三命夫既有督察之矣何得復有行善而得惡者乎此運命定命辨命諸論所以紛紛於世也孫子荆詩曰三命皆有極觧者以為上壽中壽下壽葢與此異

仁鳥

趙氏殺士章注曰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鳶鵲蒙害仁鳥增逝此之謂也正義曰史記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乃歎曰剖胎殺夭則麒麟不

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會覆巢毁卵則鳳皇不翔

君子諱傷其類也今注云語曰鳶鶻蒙害仁鳥增逝

是亦史記之文趙注引之

釐之曰語有相類而非者梅福上書曰夫鳶鵲遭害則

仁鳥增逝愚者蒙僇則知士深退此雖刳胎殺夭之旨

然非臨河之歎也孫以史記之文當之是猶澄子之亡

其紡緇而取儥於禪緇亡其所以為質者矣

公明儀

趙氏曰公明儀賢者也又曰魯賢人正義曰公明儀人亦未詳禮於檀弓有公明儀而注亦無所說孟子時事罕有所載學者亦不必規規務求極焉

釐之曰為學之道但患智闕博聞才非強記焉耳茍能目無遺見胸有成書豈可擭塞聰明守其固陋讀書鄙章句學古遺糟粕世有幾人事所為傳良難冥搜而以為不必規規求極則正義可無作也鄙夫之談賊夫人之子寀弘明集牟子理惑論曰公明儀為牛彈清角之

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爲蚉宝之聲孤犢之鳴即掉尾奮耳蹀躞而聽儀盖雍門伯牙之流乎

格鮑

說秦王

戰國策秦有張儀說秦王一章鮑彪定之止作說秦王注曰此上原有張儀字而所說皆儀死後事故删去又曰彪謂此士論事深切著明孫卿不如也秦所以取天下盖行其說而史失其人猥以張儀名之惜

哉

格曰士由百世之後觧說千載之前文獻不徵夏殷猶闕況其他乎鄭康成觧經富矣人以為多臆說杜元凱注左精矣人以為不見古文尚書然則注書者非胸羅百家目營千載一物之不審一事之不知不無遺憾焉秦策此篇乃韓非上秦王書也彪能辨其非張儀可謂以意逆志然此書在韓子篇端題云初見秦第一韓子既非僻書彪固不能知何也以此注書難免寡聞之誚

彪又曰說秦王者猶西周謂秦王之比嬰觀書中有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伯王之語則非面說也此與范雎之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語同通鑑韓非為韓使于秦因上書說王曰今秦地方數千里師名百萬號令賞罰天下不如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從之計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戒為王謀不忠者也梅氏書

記洞詮以題無書字遂不敢収載竊以為當補入

蜈張

唐書贊

通判常州賜緋魚袋張表臣珊瑚鉤詩話曰度世古玄歌云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銅斗合成一大如彈丸黄如橘就中佳味甜如蜜出彼玉堂入仙室子若得之慎勿失退之㷭宗師銘效之宋子京唐姦臣贊云三宰嘯凶牝奪晨林甫將藩黄屋奔鬼質敗謀興

元麼崔柳倒持李宗覆韓宋之文皆宗於古然退之為之則有餘子京勉之則不足又施於史辭似非所宜矣

娱曰案抱朴子或問真人守身錬形之術答曰夫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佳味甘如蜜子能得之慎勿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純白之氣正微客深于幽闗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疋立之命門形不卒淵乎妙矣難致詰此師

之口訣也然則詞出稚川而後世膚郗道士竊勦以為古歌羊質虎皮何足倣擬退之之銘曰惟古于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絶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隨各識職有欲求之使其蜀立言如此豈肯傍人藩籬者且鍊形之術舒節緩聲子京之贊比事連類語其體製亦大不侔劉夢得因論儆舟篇云越子膝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厲劒子西哂李園養

士春申易歎牛篇云員能伯吳屬鏤賜斯旣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陵下敵禽鐘室誅斯為似之洪景盧謂本荀子成相按成相亦倣汲書周祝觧法尚未純自栢梁聳詠而此體出矣劉向雖復有作詞亦紆行惟古辨異博遊歌仰觀天形如車盖衆星纍纍如連貝江河四海如衣帶差與頡頏又魏文帝燕歌行結撰縝密亦在始青詞之上若謂不宜施于史册則孟堅蒯伍江息夫傳贊作七言十句千秋良史班氏為冠劉宋皆摹

此製者張氏豈不聞漢書在前耶

釋王

禽經

長洲王勉夫楙野客叢書曰章茂深甞得其婦翁石林所書賀新郎詞有曰睡起啼鶯語章疑其誤詰之石林曰老夫甞考之矣流鶯不觧語啼鶯觧語見禽經予因求之禽經止一卷不載所著人名自漢七畧隋經籍志唐藝文志本朝崇文書目皆不載觀其洞

究物理殆非常人所為觀埤雅及諸書述禽經所載而今禽經無之尚數十條如鶴以怨望鴟以貪顧雞以嗔睨鴨以怒瞋雀以猜瞿燕以狂䀡視也鷃以喜囀烏以悲啼鳶以饑鳴鶴以潔唳梟以凶叫鴟以愁嘯鳴也鵞飛則蜮沉鵙鳴則蚓結鸛俯鳴則隂仰鳴則晴陸生之鳥咮多鋭而善啄水生之鳥咮多圓而善唼短脚者多伏長脚者多立凡此在今書皆所不聞疑禽經非全本此語得之鮑夷白余又觀之如鷺

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懐卵鴐鵞交頸野鵲傳枝此見變化論鶴以聲交鵲以意交鵁鶄以睛交而孕此見爾雅疏魚瞰鷄覗鳥無肺胃蛤蚕無臓見崇有論此類甚多皆禽經所當収者鮑夷白謂禽經非後人作余考古今羣書類目並無禽經又觀三國志陳長文引牛經馬經鷹經及諸相印相笏等經謂皆出於漢世獨不聞禽經之説今崇文書目載馬經鶴經駝經鷹經龜經亦無禽經疑後人所作埤雅謂師曠作

釋曰余觀世所傳禽經一卷無甚佳談而首有胡孝轅序云隋藝文志是書不著撰人名氏唐志始作師曠案隋唐志未有此書至鄭氏通志乃有師曠禽經一卷宋史藝文志師曠禽經一卷張華注孝轅論篤者也何宜疎謬如是余謂禽經盖唐宋間好事者作元豐時陸佃作埤雅淳熙初羅願作爾雅翼多所稱引然所引皆今書所無則勉夫疑為殘缺者是也埤雅引禽經曰師曠禽經青鳳謂之鶡赤鳳謂之鶉黄鳳謂之焉白鳳謂之

鸕紫鳳謂之鷟又曰乾皐斷舌則坐歌孔雀拍尾則立舞人勝之也又曰一鳥曰隹二鳥曰雔三鳥曰朋四鳥曰乘五鳥曰雇六鳥曰鵵七鳥曰甝八鳥曰鸞九鳥曰鳩十鳥曰鶇又曰陸鳥曰棲水鳥曰宿獨鳥曰止衆鳥曰集又曰冠鳥性勇帶鳥性仁纓鳥性樂又曰山禽之咮多短水禽之咮多長山禽之尾多長水禽之尾多促又曰鷹好跱隼好翔鳬好没鷗好浮又曰鵬以周之鷲以就之鷹以膺之鶻以搰之隼以尹之又雛上無尋鷚

上無常雉上有丈鶡上有赤又旋目其名䴉交目其名
鳽方目其名鴋又曰鴈曰翁鷄曰鶖鶬曰鷹又曰霜傅
彊枝鳥以武生者少雪封枯原鳥以文死者多又鸇鸇
之信不如鴈周周之智不如鴻又鴻鴈愛力遇風迅舉
孔雀愛毛遇風高止又曰鶖見異類差翅鳴鷄見同類
拊翼鳴又暮鳩鳴即小雨朝鳶鳴即大風又拙者莫如
鳩巧者莫如鵲又鷹不擊伏鶻不擊妊又鵲見蛇則噪
而賁孔見蛇則宛而躍又曰火為鷸亢為鶴又鶴愛陰

而惡陽鴈愛陽而惡陰又曰烏向啼背栖燕背飛向宿
又曰雀交不一雉交不再又闕者不上桑櫻活者不下
荏又鶴鳥不登山鷸鳥不踏土又夏鶡生鶉楚鳩生鷃
又曰鷺啄則絲掩鷹捕則角弭又曰洵河在岸則魚沒
沸波在岸則魚涌爾雅翼引師曠禽經曰鳥之小而鷙
者皆曰隼大而鷙者皆曰鷹又烏鳴啞啞鸞鳴噰噰鳳
鳴喈喈凰鳴啾啾雉鳴鷕鷕雞鳴咿咿鸎鳴嚶嚶鶡鳴
唶唶鴨鳴呷呷鵠鳴哠哠鵰鳴嗅嗅又曰其足駕謂之

跗雞謂之跖鷹謂之骹鶩謂之骽鶡謂之闕又卻近翠者能步卻近蒲者能躑又曰鸛生三子一為鶴鳩生三子一為鶚又曰鶴老則聲下而不能高近而不能奈又曰鷹鵚多秋生雉雞多冬死又蜀不獨宿鸝必匹飛鵙必單栖又曰凰以鳴鳴鳳鳳以儀儀凰又曰朱鳶不攖肉朱鷺不吞腥又曰鷙鷲好風鵰好雨鵝好霜鷺好露埤雅引之則作颸好風鸘惡雨鸛好霜鷺惡露凡此皆今書所闕者至如鶴以聲交而孕鵲以音交而孕鵁鶄以

睛交而孕鵁鶄以趾交而孕此已出禽經今書有之勉夫以為見爾雅疏疏何嘗有此語也又魚瞰雞䁍出王褒賦中而傳之崇有論案埤雅蚌類引裴顔崇有論曰鳥無肺胃蛤蜃無臟蛭以空中而生蠶以無胃而育又螢類引崇有論曰鳥無胃而生螢無胃而育今晉書逸民論無之惟藝文類聚有引埤雅兩稱詞復參錯其誤則已審矣且亦蠕動之類以為可補於禽經斯不然矣

北堂

野客叢談曰今人稱母為北堂萱盖祖毛詩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按注萱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北堂幽陰之地可以種萱初未嘗言母也不知何以遂相承為母事借謂北堂居幽陰之地則凡在婦人固皆可以言為北堂矣又何獨母哉

釋曰儀禮有司徹曰主婦北堂士昏禮曰姑洗于北洗鄭玄注曰北洗在北堂夫主婦也姑也非母之稱乎李陵書老母終堂潘岳賦太夫人在堂顏延之秋胡詩上

堂拜嘉慶固知高堂之上慈母所居自昔然矣隋侯夫人自傷詩曰偏親老北堂杜甫送許拾遺歸覲詩慈顔赴北堂岑參送韓巽覲省詩北堂倚門望君憶此後代之稱所祖耳若稱母為萱親則是因北堂而牽連及之案孟郊遊子詩曰萱草生堂階遊子行天涯慈親倚堂前不見萱草花後人以萱比母盖本東野之詩

漢唐酒價

叢談曰歷陽郭次象多聞嘗與僕論唐酒價郭謂前

輩引老杜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以此知當時酒價然白樂天與劉夢得沽酒閒飲詩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當劉白之時酒價何太不廉哉僕謂不然十千一斗乃詩人寓言此曹子建樂府中語耳唐人引此甚多如李白詩曰金尊沽酒斗十千王維詩曰新豐美酒斗十千崔國輔詩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權德輿詩十千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詩若得奉君歡十千沽一斗唐人言十

千一斗類然一斗十三百錢獨見子美詩所云故引以定當時之價然詩人之言出於一時又未知果否一斗三百别無可據唐食貨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此可驗乎又觀揚松玠談藪北齊盧思道嘗云長安酒賤斗價三百杜詩引此亦未可知僕因謂郭曰曾知漢酒價否郭無以應僕曰漢酒價每斗一千郭問出何書僕曰此見典論曰孝陵末年百司湎酒一斗直千文此可證也

釋曰曹子建名都篇歸来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此詩人
筆興所至耳甲觀張筵大官供醴豈無酒酤我者而筭
及酒錢也梁元帝長歌行當壚擅旨酒一巵堪十千簡
文帝詩欲祛九秋恨聊舉十千杯皆祖子建者若泥其
語則一巵一杯又價齊於一斗矣王融淥水曲斗酒千
金輕庾信云令朝一壺酒寔是勝千金亦可以為真耶
梅聖俞春雪詩三公免責百姓喜斗酒十千誰復慳宋
酒價亦復然與唐食貨志又言德宗貞元二年天下置

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建中三年至此僅四年酒價不同如此此詩豈作於建中時耶然貞元二年歲饑御膳減半而酒價反廉皆可資一笑也但勉夫知漢靈末酒價斗一千未知桓帝時斗二百昭帝時斗四十也案神仙傳漢桓帝時王遠過吳胥門以千錢與餘杭姥乞酤酒信還得酒五斗許是斗二百也昭帝紀始元六年罷榷酤官令民賣酒升四錢杜氏通典始元末丞相田千秋奏罷酒酤賣酒斗四錢此恐升字之誤予嘗為之語

曰西京若就壚頭飲一斗惟消四十錢

鸒斯

野客叢談曰毛詩弁彼鸒斯鸒鳥名也斯者衍辭如曰螽斯露斯之類而劉孝標乃謂鳥名鸒斯失矣釋曰陸德明毛詩釋文曰鸒斯一名鸒一名鵯居秦謂之雅一云斯語辭孔頴達曰此鳥名鸒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毛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鸒斯之目是不精

也予寀張揖廣雅表曰爾雅之為書也精研而無誤真
七經之檢度學問之階路儒林之楷素故孔子曰爾雅
以觀于古足以辨言矣今考爾雅曰鸒斯鵯居使斯祇
語辭則當與蕭柳之例並削之矣法言曰頻頻之黨甚
于鸒斯子雲豈亦有誤與至謂螽斯之斯與鸒斯之斯
同為語辭其說益僻按周南螽斯羽七月作斯螽毛傳
曰螽斯蚣蝑也又曰斯螽蚣蝑也爾雅曰蜇螽蚣蝑舍
人曰今所謂舂黍方言曰舂黍謂之蜙蝑陸璣草木疏

曰幽州人謂之春箕則安得以為蕭斯柳斯之比乎

以蒲為脯

叢談曰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曰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張銑注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先設驗以蒲為脯以鹿為馬獻于二世羣臣言蒲與鹿者陰誅之按今史記但聞指鹿為馬不聞以蒲為脯之說此見漢人雜說臧榮緒晉書嘗引以為言歐陽詢之藝文類聚蒲柳門載趙高此事謂出於史記誤矣

釋曰李善文選注引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束蒲為脯二世不覺應氏書此條今亡然風俗通固非雜說也又案禮器曰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鄭玄注曰素尚白黑尚青也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黄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然則趙高於時不但以蒲為脯鹿為馬矣

徽管

野客叢談曰語有承襲紕繆者如宋氏詔曰謝玄勲參微管陳蕭沆表曰功深微禹是也取微管仲吾其被髮微禹吾其魚之謂而曰勲參微管功深微禹似不當文理前此潘安仁詩嘗曰豈敢陋微管謝玄暉詩微管寄明牧後此如劉義康傳臣以頑昧獨獻微管傅亮碑道亞黃中功參微管似此用微管甚多

釋曰東方朔曰以管窺天魏書曹公令曰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與扶令育上表救義康云獨獻微管盖遜言

所見微小耳若以微管仲觧之將何所指義康也是抱薪而救火也若潘岳河陽縣詩云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呂延濟注曰豈敢以此官為微小但恐辱負荷之重也可見從來不作管字王氏殊誤若宋書烈武王傳化被江漢勲髙微管顔介觀我生賦曰詠苦胡而永嘆吟微管而增傷此則皆用管仲之事者也

板輿

叢談曰世率以用板輿為奉母親事用之如樂天詩朱旛四從板輿行取潘安仁閒居賦太夫人乃御板輿之意不知當時三公告老亦許以板輿上殿如傅祇者是則板輿事不可專為奉母也梁韋叡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則知板輿不止一事

釋曰板輿之為安車猶蒲輪之為軟輪皆欲使老人從容肆體也韋叡素羸每戰未嘗乘馬且其時年已六十故以板輿自載後魏崔挺授本州大中正掖縣有人年

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使林邑得美玉北史畢元賔
拜楚州刺史父衆敬以老還鄉每元賔聽政時乘板輿
出至元賔所觀其聽斷隋上柱國梁睿謝病高祖賜以
板輿每朝必令三衛輿上殿則知老疾咸乘板輿耳潘
時在知命之年其母應七十左右則御板輿宜也若用
潘賦語為奉母故實亦文家之常法且後代亦有效之
者元德秀河南人少孤貧事母以孝聞開元中從鄉賦
歲遊京師不忍離親每行自負板輿與母詣長安因話

録柳芳掌汾陽書記軍中大燕母趙夫人板輿至棚白詩似用紫芝事耳然漢書王莽子臨朝見挈茵輿行晉灼曰漢儀注皇后婕妤乘輦餘人以茵四人轝以行豈今人板輿而鋪茵乎南史宋順帝禪位于齊太后懼帥閹索扶幸板輿杜氏通典梁沈約議元正及大公事御宜乘小輿至太極階仍乘板輿升殿則周遷輿服雜事所云貴賤通乘是矣五代史劉鄩襲破兖州徙葛從周家屬外第親拜其母從周攻鄩鄩以板輿置從周母城

上從周為之緩攻此與潘元之御情事又殊也

東道主

野容叢談曰左傳有倚鄭為東道主之言後漢光武謂耿弇鄧晨彭寵等皆曰北道主人後魏孝武謂咸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為南道主人于是乎有南道主人之說史傳之間獨不聞西道主人之說耳又觀趙肅傳獨孤信東討肅監督糧儲軍用不竭周文帝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又有洛陽主人之說容

齋隨筆但引左傳後漢東道主人北道主人語出處而不考其他

釋曰後魏書裴仲規有志節咸陽王禧為司州牧辟為主簿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于郡境仲規備供帳朝路側車駕達河梁見咸陽王謂曰昨得汝主簿為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寄實副所望周書趙肅字慶雍洛陽人早有操行大統三年獨孤信東討肅宗人為鄉導授司州治中轉别駕監督糧儲軍用不匱

周文帝聞之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叢談簡略多誤北史曰薛辨歸魏位平西將軍東雍州刺史詰闕明元帝謂之曰朕委卿西畨志在關右卿宜克終良算與朕為長安主人此更有長安主人之說北史又曰高歡入洛之始本有奸謀令蔡雋作牧河濟厚相恩贍為東道主人又陳書魯廣達假節晉州刺史王僧辨討侯景廣達資奉軍儲僧辨謂沈烱曰魯晉州亦是王師東道主人則東道之說不特鄭國也北史又曰魏孝武與

齊神武有隙令毛鴻賓鎮潼關為西道之寄車駕西幸漿糗之絶侍官二三日間惟飲澗水鴻賓奉獻酒食迎于稠桑文武從者始解饑渴武帝把其手曰寒松勁草所望于卿也事平之日寧忘主人此非所謂秋方之典客者乎

餘糧棲畝

叢談曰晉左思賦餘糧棲畝而不収後晉干寳宋劉裕皆有是語近時塲屋用南史劉裕所言出處出餘

糧棲畝題詩而不及左思自失所先後矣按此語非始於思思前葢有是言矣觀蔡邕集中胡公碑云餘糧棲于畝畞知左此語祖邕也

釋之曰淮南本經訓曰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雁行列處托嬰兒于巢上置餘糧于晦首此在蔡氏前矣而繆稱訓又曰東户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畝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許慎曰東户季子古之人君然初學記帝王部引子思子曰東户季子之時道上

雁行而不拾遺耕耨餘糧宿諸畝首則又在鴻烈之先按莊子胠篋列古十二帝王容成氏為首漢書今古人表容成氏在開闢初而東扈在炎帝神農之際則栖畝美談宜以容成為先矣路史因提記六十六世東户在五容成氏為最末代而又以容成之季子為即東户季子相去千萬載而合為一人豈因餘糧宿畝事而妄搆之耶予又案邕胡廣碑廣遷濟陰太守布愷悌宣柔嘉餘貨委于路衢餘糧棲于畝畝魏都賦餘糧棲畝而不

收頌聲載路而洋溢于寶晉紀論太康之中牛馬被野餘糧棲畝沈約羊玄保傳論曰自元熙十一年至元嘉末役寬務簡氓庶繁息餘糧栖畝户不夜扃皆侈言政教既成風俗醇樸升平逸樂世若天懐故陶淵明詩抑想東户時餘糧宿中田意可知矣若劉裕所言餘糧栖畝軍無匱之之憂盖謂慕容超不知清野即得因糧於敵非謂承平景象也省試摘此為題必有深意曰漫無先後斯不然矣

附王

浚儀王應麟撰玉海二百三十卷載籍極博余偶有所見畧附一二焉

魏天淵池

玉海曰魏紀黄初五年穿天淵池揚暨從行天淵池論伐蜀事也水經注曰天淵池在洛陽池中有魏文帝九花叢殿基宋志曰魏明帝天淵池設流杯石溝宴群臣晉宫閣記天淵池有飛龍等舟魏興安二年

二月穿天泉池

江總芳林園天淵池銘曉川漾壁夜浪浮金梁武帝

有首夏泛天淵池詩

附曰王於天淵池列梁詩江銘盖謂即洛園曲沼也夫

自晉以來伊洛淪陷鞠為狄場宋齊梁陳畫疆而守長

淮難涉安得弭盖洛邑授簡兹池覽宋齊書建業自有

上林苑華林園自有天淵池昆明池盖宴遊之所輙摹

洛都者也宋文帝元嘉數年間天淵池芙蓉咸二花一

帝太始二年明帝泛天淵池白魚入舟齊永明七年得靈石世祖于天淵池親投試之沈約亦有應詔作天淵池水鳥賦若以為魏之天淵則是鑾鑣嵗鶩於洛城而侍從諸臣日珥筆於敵苑也

街彈

玉海曰周禮里宰嵗時合耦于耡鄭元注曰鋤者里宰所治之處也若今之街彈之室疏曰昔漢時在街置一室檢彈一里之民也金石録有漢都鄉正街彈

碑在故昆陽城中平二年正月也

附曰水經注魯陽縣有南陽都鄉正衛彈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衛彈勸碑衛之與街豈可強傅又按鄭玄駮許氏慎曰周禮六十五皆征之使為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又張晏漢書注曰監門里正衛也正衛自是漢魏徵官秩若封人仕同里宰不得以解街彈之室也

羊腸

王海紺珠曰羊腸坂有兩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皇
甫士安地理書太原北九十里隋崔賾問而知之
附曰隋書曰崔賾從煬帝登太行山詔問何處有羊腸
坂對曰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帝曰不是賾曰皇甫謐
地理書云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
予按高誘淮南注曰羊腸山名今太原晉陽西北九十
里通河西上郡關曰羊腸坂是呂氏春秋注其山盤紆
譬如羊腸帝王世紀曰羊腸坂在晉陽西北九十里為

西通上郡之關即吳起云夏桀之居羊腸在其北也葢

用高氏說而壺關者他無聞焉若據煬帝語則有二羊

腸予謂太原上黨俱在并州道里不遙封疆如錯晉陽

之西北即壺關之東南羊腸葢自一耳

漢典農城

玉海曰水經河水逕典農城東注世謂之胡城又北

逕上河城東馮參為上河典農都尉所治也河水又

北逕典農城東注俗名之為呂城皆參所屯以事農

附曰漢書馮參字叔平為上河農都尉百官表曰農都尉武帝置後漢百官志武帝時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建武六年邊郡往往置都尉注引漢官儀曰農都尉不治民御覧引魏畧曰曹公置典農中郎將秩二千石典農都尉六百石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然則漢官無典字至當塗始更耳水經及注作典農皆非梁統傳光武拜梁騰酒泉典農都尉蔚宗亦誤王氏引典農城為美談殊少稽揀

侍其

王海姓氏急就篇曰侍其氏漢廣野君裔孫賜氏食其後有為武帝侍中者合官與氏而稱焉漢有侍其元矩魏有侍其衡

附曰廣野君在高祖初至武帝時七十年安得遽至裔孫而又曰後有為侍中者何年寡而世多也水經注侍其衡奏魏武王曰近日路次齊郊瞻望桓公墳壟此曰魏有侍其衡是也伏滔風土人物論稱後漢有侍其元

矩與孫賓碩劉公山並叙正當魏武時又為齊人則元矩非即衛字耶

登聞鼓

玉海曰後魏書世祖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水經注闕右置登聞鼓以納諌自注云通鑑神䴪四年十月也

附曰魏書刑罰志神䴪中詔崔浩定律令闕左懸登聞鼓人有窮冤則撾鼓公車上其奏玉海所以知其年月

者以太武紀神䴥四年十月詔崔浩定律令故也不知
闢左平枉乃在桑乾闕右求言則洛城朱雀闕也案道
武天興元年都代郡桑乾之平城下至太武尚屏恒朔
及太和十七年始遷洛陽上距神䴥六十餘載雖器同
事合而地迥年乖援平城之故實傳雒邑之新模非矣

師宜

姓氏急就篇曰師宜氏後漢師宜官善古篆
附曰衛衡四體書勢序曰上谷王次仲作楷法漢靈帝

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梁鵠以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為袁術將鵠手跡魏武懸著帳中玩之以為勝宜官書斷曰師宜官南陽人靈帝徵天下工書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為最案前志往往稱宜官則非姓師宜也且善楷法及八分又非古篆

貝獨坐

姓氏急就篇貝姓出清河貝丘姓苑古有賢者貝獨坐

附曰後漢書貝瑗魏郡元城人桓帝初中常侍定議誅梁冀封東武陽侯與左悺徐璜唐衡四侯轉横天下為語曰左回天貝獨坐徐卧虎唐兩墮頓使漢祚傾覆海内悲凉乃以為古賢乎

彈髙

劉子亥水仙賦

高似孫字續古作緯略云余二十年前作水仙賦自恨筆力之竒偉五年前楊仲囦自蕭山致水仙花一

二百本極盛乃以二古銅洗藝之學洛神賦再作後水仙花賦頗愜人意近讀金樓子云劉子玄好學有文才為水仙花賦時人以為不減洛神賦擬古詩時人謂陸士衡之流也

彈曰予謂水仙不及洛神擬古勝乎士衡矣據此則是宋南平王劉鑠也擬古詩今在文選水仙乃水上神女陶弘景亦有賦高氏以休玄為子玄謂水仙為花名豈不謬與似孫二賦載其騷略中

鄭康成

緯畧又云鄭康成禮記蒼梧注曰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為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耳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曰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康成之論本諸帝王世紀耳世紀曰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是也乃知康

成所注為有據依

彈曰按世紀皇甫士安作也士安在康成後五十年謂世紀本於康成則可安得以康成反依士安乎然紀謂舜只三妃又為未悉何者大戴禮帝繫篇曰帝舜娶于帝光之子謂之女匽氏列女傳堯以二女娥皇女英妻舜離騷所謂湘君湘夫人者此二妃也山海經舜妻登比生二女宵明燭光一曰登北氏又曰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郭璞曰俊亦舜字假借音也又曰天虞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案此則舜妃見傳記者已有六人康成士安續古皆未之考也山海經又曰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姚姓黍食三身生義均義均是始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則謂娥皇無子者又士安之跡也

鰒魚

高似孫緯畧曰魏志倭國人入海捕鰒魚水淺深皆

沉没取之吴良為齊郡議曹掾諫太守無受正旦賀
觴賜鰒魚百枚魏文帝與孫權書曰今因趙咨致鰒
魚千枚陳思王求祭先王表曰先王喜食鰒魚前已
表徐州刺史臧霸送鰒魚二百足自供事皮日休詩
君卿脣舌非吾事且問江南𠹭鰒魚詩中用鰒魚之
典者葢僅見於此耳
彌曰乙丑予在鷺門戍主有自彭湖来者餉鰒魚百枚
夫此介蟲也而命之為魚葢不可曉緯畧所引尚多遺

者且亦未知鰒魚何物也因與坐客共徵舊事疏之漢書王莽軍師外破大臣內叛憂懣不能食亶飲酒啗鰒魚顏師古注曰鰒海魚也後漢書伏隆使青徐招降羣盜張步遣掾孫昱隨隆詣闕上書獻鰒魚南史褚彥回宋世為中書監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鰒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鰒魚三十枚彥回時甚貧薄門生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

寧可責餉取錢也悉與親友噉之少日便盡郭璞注三蒼曰鰒似蛤偏着石廣注曰鰒有殻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陶隱居名醫别録曰石決明俗云是紫貝又云是鰒魚甲附石生大者如手明耀五色内亦含珠唐本草注曰石決明是鰒魚甲也附石生狀如蛤惟一片無對七孔者良李英公本草注曰石決明生廣州南海畔殻大者如手小者如三兩指其肉南人皆噉之亦取其殻水漬洗眼七孔九孔者良十孔以上者不佳謂

為紫貝及鰒魚甲並誤矣夷堅志曰元善與嘗監惠州淡水鹽場場在海濵居民數百户皆漁捕海物云鰒魚只有一邊殼以自蔽漁者拏舟至所産處以繩繫腰縳於柁尾然後没水或深入五六十丈如出其不覺皆可拾取或知人且至則粘着石上牢不可拔雖椎擊至碎猶不可得迨欲出水則循繩攀緣足躡以升或久而不出有泡沫堆突起水面妻子則拊膺慟哭盖已為魚龍攫去矣予按如顔監之說則鰒游泳物耳如英國所稱

則被甲者不名鰒也若諸家之説則此待石以具體耀采而晃人者其為鰒魚允矣且數魚以尾而此獨以枚亦可知其介類耳玉篇曰鰒魚孫愐從之皆未辨其為介為鱗也但此物殊非珍味而漢魏貴之一枚至數千錢則海人之以利而死也亦何怪乎

削藁

緯畧載削藁事漢孔光周就樊宏皇甫嵩魏陳羣傅嘏宋謝弘微北齊封隆之八人

彈曰東觀漢記張純字伯仁為虎賁中郎將素重愼周
密時上封事削去草荀彧别傳曰彧為尚書令常以書
諫事臨薨皆焚毁之故竒策密謀不得盡聞晉書曰羊
祜歴職二朝任典樞要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
十六國春秋劉淵黄門郎陳元達屢進忠言退而削草
雖子弟莫知後魏書李孝伯為侍郎每朝廷大事有不
足必手自書表切言直諫削滅藁草家人不見梁書曰
徐勉字修仁為侍中參掌衡石禁省中事未嘗漏洩每

有表奏輙焚藁草隋書高熲字昭元執政二十年所有奇謀熲皆削藁世無知者又唐之高儉戴胄馬周高郢陸元方咸有此譽而馬賔王疾甚悉焚草奏陸希仲臨終取焚奏藁與荀令皆于屬纊始命焚毀則其不容者多矣任彦升為宣德皇后令梁王曰公文擅雕龍而成輙削藁此盖用事為褒非其實也緯畧都未之及

本朱

宋朱翌字新仲桐鄉人撰猗覺寮雜記十卷

人生如寄

雜記云人生如寄見高僧傳又南齊劉善明曰人生如寄來會幾何樂天感時云人生詎幾何在世猶如寄秋山云人生無幾何如寄天地間東坡云人生如寄爾嶺海亦閑遊每每多用此四字

本之曰四言慨慷酸切達生之士常以為娛憂生之徒亦以為痛陸佐公思田賦曰感風燭與石火嗟民生其如寄郭景純不死樹賛曰萬物暫見人生如寄不死之

樹壽敝天地張茂先遊獵篇曰人生忽如寄居世遽能幾曹子建仙人篇曰人生如寄居潛光養羽翼魏武善哉行曰人生如寄多憂何為古詩曰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古人蓋遞承襲也然尸子引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也淮南子禹南濟于江黄龍負舟禹熈然而稱曰吾受命于天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諸家皆用老萊夏后語耳北齊書後主于黎陽臨河築城戍曰急時且守此作龜兹國子更可憐人生如寄

惟當行樂何用憂為此語悲壯可入宋人曲

長繩

猗覺寮雜記曰太白云恨不挂長繩于青天繫此西飛之白日李長吉云長繩繫日樂當年樂天云既無長繩繫白日二公用太白意也

本之曰太白風流曠遠長繩一語不啻出自其口然余嘗尋之江總歲暮還宅詩云長繩豈繫日濁酒傾一杯又非為李公語矣又北史蕭大圜常言人生若浮雲朝

露寧侯長繩繫景實所願言執燭夜遊驚其迅速沈炯幽定賦謡曰那得長繩繫白日年年日月但如春李鏡遠詠日曰廻戈安得中長繩不可羈盖相襲久矣按元傳九曲歌曰歲暮景邁羣光絶安得長繩繫日月竒曠之致實肇自休奕也

九子母

猗覺寮雜記曰應劭漢書成帝生甲觀畫堂云畫九子母不知佛自後漢方入中國安得元帝時已有九

子母也其陋可笑顏師古雖破其說不及此
本之曰漢書曰成帝母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
畫堂應劭曰甲觀在太子宮甲地主甲乳生也畫堂畫
九子母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元后傳言見于丙
殿此其例也畫堂但畫飾耳豈必九子母乎霍光止畫
室中是則宮殿中通有畫彩之堂室據此新仲所云是
也但自佛教東來後漢時翻譯尚寡亦無九子母之說
此宋凉以後妖僧偽為其名耳且九子母鬼也帝寢皇

宮豈宜圖冩鬼魅乎按列女傳魯有九子之母教兒造次于禮魯人以為母師甲觀既燕閒内寢后妃所居則畫九子者取蕃育之義畫其母者取禮法之宗亦何足怪乎仲遠之時去西京未遠其博學多聞於漢家故實必有傳記可據為之衛說也若霍光所止畫室乃將相朝時至此籌畫國事入告於君以為彩畫之室何言之野乎

巵林卷三